

中

國

傳

奇

北平故宮軼聞
(下)



編著者：本 社 編 輯 部
主 編：姜 濤
出版者：莊 嚴 出 版 社
發行人：鄭 惠 文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 1665 號
經銷處：明 道 書 局
地 址：台北市士林德行西路一〇三號一樓
電 話：八三六八三一五・八三一八五〇一
郵 撥：13295140 明 道 書 局
中華民國 79 年 10 月 2 版
精裝 32 冊定價 12800 元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更換







太監朝像
太監照片





慈安太后常服像

中國傳奇

目 錄

董鄂妃之死與順治帝出家	一
雍正皇帝的繼位與治術	一八
雍正最寵愛的三總督田文鏡、李衛、鄂爾泰	五五
清季的太監	六四
清宮太監回憶錄	八一
我所知道的太監小德張在天津的點滴	一〇九
慈禧外傳	一七
一、開場白	一九
二、入宮承寵	二五
三、出奔爭權	三四

四、垂簾聽政·····	一四六
五、太監弄權·····	一六一
六、同治之死·····	一七三
七、光緒承統·····	一八五
八、變法仇外·····	一九七
九、同歸於盡·····	二〇五

董鄂妃之死與順治帝出家

楔子

明太祖朱元璋以一襲袈裟而得天下，這已創古今中外歷史上開國未有之奇，却不再傳至於太孫建文帝，竟因乃叔燕王棣的稱兵靖難，卒致拋棄天下，微服出走，亡命爲僧。因果循環，是處來，是處去，仍還他一襲袈裟結局，此一奇也。然尤有奇者，滿清入關，代朱明爲中夏主，順治以兒皇帝而得天下，雖非來自袈裟，但其結局也，却亦以一襲袈裟而棄天下，數百年間，無獨有偶，後先輝映，此又一奇也。所不同者，建文帝之出家，爲的是倉皇亡命，而順治帝之出家，爲的是思念故劍，出世逃情，求得大解脫而已。

「順治出家」與「太后下嫁」，原爲清初宮廷中四大疑案之一，以宮禁森嚴之地，爲言情熱戀之場，其香艷與神秘性有最足令人神往者，故不僅文人學者喜於津津樂道，即社會一般人士，亦莫不樂於聽聞也。

順治帝遷怒廢皇后

北平故宮轍聞

順治帝以藐小冲齡，入繼大統，雖位爲國君之尊，然自幼既失父教（太宗早死），又失母教（母后下嫁），而在卽位之初，乃叔皇父攝政王多爾袞更是跋扈專權，威福自擅，凌逼威厲，與日俱甚，使到順治帝只有兢兢業業，戒愼恐懼，惟恐稍有疏失，致惹皇父之怒，雖內心之積恨愈深，而動心忍性之克制愈力，故終多爾袞在位之時，始終不知此儒子胸中另有城府也。正惟其處此逆境，時時克制，其幼弱之心靈，自多戕害與斷傷。迨至年事漸長，知識漸開，多爾袞死，斯時精神上之威脅已去，權力上也已名符其實的唯我獨尊。一個人動心忍性，抑制感情，雖然是克己工夫，却易造成心理變態，待到一旦有機會發洩時，則抑制愈多，發洩得愈厲害，人之常情如此，順治帝自也不能例外。因之此時順治帝不僅知慕少艾，而且是寡人有疾，寡人好色了。

只是順治帝雖然好色，但大婚後與皇后之間，始終是感情冷淡，琴瑟失調，而且成爲怨偶。原來這位皇后，乃其多年來積怨於心深惡痛絕的皇父攝政王多爾袞之女（一說爲科爾沁親王吳克善之女，據〔朝鮮實錄〕證明后爲多爾袞之女，與順治帝兄妹行也），因此，乃因其父而遷怨於其女，旋且將后廢棄，其在五倫中固已失其二矣。斯時宮中除皇后外，尙有妃嬪多至十人，但在順治帝視之，直等同糞土，失望惱恨之餘，心靈上依然是空虛無着，因之一縷深情，盪漾無主矣。誰知三生石上，註定前緣，也許是順治帝鴻鸞星照。當順治十三年春，居然有「王母携雙成，絳節雲中來」，竟被他邂逅上一位風華絕代、百媚橫生的董鄂妃

，雖然董鄂妃爲一曾經滄海、羅敷有夫之身，但因一個是熱情奔放的風流種子，一個是妙麗如仙的絕代美人，於是一見傾心，兩情相戀。終於侍寢承歡，入宮專寵，了却了五百年前的孽緣，也創下了情史中的新頁。

大伯與弟媳的孽緣

此一羅敷之身之董鄂妃爲誰，歷來世俗相傳，莫不衆口同聲指爲如皋冒辟疆（巢民）的姬人，說她是艷名噪遍秦淮的名妓董小宛，而且近代小說家、劇作家、電影界，曾不惜繪影繪聲，描述董小宛如何入宮承寵，如何恩遇優渥，雖經水繪園（冒辟疆之別墅，明末江南名園之一）後人冒鶴亭先生加以辨正，而仍不爲世人所引據，則秦淮名妓之魔力，與宮闈秘史之引人入勝，可以概見矣。似乎「美人」「官史」如不併爲一談，則一切故事文章均將爲之減色了。實則董鄂妃原非秦淮名妓，乃爲滿州名媛，其前夫爲襄親王博穆博果爾，順治帝之弟也。董小宛如何入宮承寵之傳說，後文再述，並加以考正之。

當順治十三年春，襄親王博穆博果爾以皇弟之尊，因得時時入宮面聖，有時且與順治同輦而遊，其骨肉之情，與君臣之禮，可謂隆厚之至。一次，遇宮中慶典，宗室之親王大臣以及福晉（王妃）、格格（親王之公主），例須入宮慶賀，襄親王博穆博果爾與福晉董鄂氏，自然亦須參加。按清廷祖制，親王福晉謁見帝后於宮中時，行大禮後，卽照家禮敘坐，所以

敦骨肉之情，隆親人之誼也。誰知順治帝與董鄂氏一見，兩人皆恍如似曾相識者然，雖以宮廷禮制，未便親切敘談，而一點靈犀，兩心相許，含情脈脈，無言固勝於千言萬語矣。無何，典禮告終，美人亦杳，順治帝本爲抑塞已久之情懷，經此番挑逗，恰如一縷遊絲，隨風飄蕩，方一着落，旋即颺開，痴情一片，却依然墮得是空虛惆悵。自是以後，獨居深宮，惘惘如有所失，廢寢忘餐，百無聊賴，即逢五視朝之期，亦推病不赴矣。

調虎離山兄弟反目

也許是天假之緣吧？一日，順治帝披覽外廷奏章，忽有奏陳陝西逆亂者，順治乃心生一計，特派襄親王前往查辦，藉以調虎離山，俟襄親王出都後，再相機行事。襄親王於奉旨後，即行離京，沿途采風問俗，察吏省民，已非一日。不料順治帝乃於襄親王離都後數日，即派宮監秘密傳旨，宣董鄂妃福晉入宮，天涯咫尺，兩地相思，小別重逢，歡慰何限？在昔日燕饗人多拘於禮法，此時惟兩人相對，自然是一變含情脈脈之態，而情話綿綿，盡情傾吐了，以兩人似曾相識之宿緣，加以順治帝之熱情奔放，郎情似水，妾意如綿，董鄂氏遂以親王之福晉，一變而爲新承恩澤之妃嬪，也種下了骨肉間的冤孽。

自是之後，順治帝之與董鄂氏，兩人竟抵死纏綿的熱戀起來，每隔幾日，必召幸一次，每召一次，必數夕始歸。待到襄親王博穆博果爾歸來，兩人已是如膠似漆，難捨難分。由於

正在狂戀中，順治帝也不顧什麼君臣禮法，骨肉親情，襄親王雖在府中，依然也不時召董鄂氏入宮，相與重鼓舊歡，初時或尚藉口事由，漸至公然而無所顧忌；襄親王於忍無可忍中，乃面責愛妻，斥爲無恥。誰知此一申斥之事，竟爲順治帝所知，此時順治帝之於董鄂氏已愛如自己性命，豈肯忍令心愛的人兒受此委屈，於是盛怒之下，立宣襄親王進宮，謁見之際，一言不發，竟一連賞了這位皇弟幾個耳光，踢了一足，便驅之出宮了。

氣死親王霸佔弟婦

襄親王於羞憤之餘，歸家後，即臥病在床，旋順治帝亦自知理虧，行事太過，乃派人慰問，因示意着襄親王另娶，讓董鄂氏入宮侍帝，並預定於是年（順治十三年）七月七日天孫下嫁之期，行冊封禮。襄親王本已羞憤填膺，一聞此言，更是憤恨攻心，竟於七月初三日自殺畢命。迨至喪禮歲事，二十七日服滿，順治帝即選定八月初冊封董鄂氏爲賢妃，而這位襄親王的未亡人，終於成爲貴人。是年，順治帝才十九歲，而董鄂妃則正是歲暮方展之二九年華也。吳梅村曾有「七夕卽事」詩，以詠其事，其末章云：

「花萼高樓迥，岐王共輩遊。淮南丹未熟，猴嶺樹先秋。詔罷驪山宴，恩深漢緒愁。傷心長枕被，無意候牽牛。」

順治帝之與董鄂妃始以伯氏弟婦之儉情，終不免有其不能暢所欲爲之憾。自冊封賢妃甫

逾一個月，乃復於同年九月又晉封爲皇貴妃，由此一點，已足說明其恩遇之隆，寵愛之驟，誠所謂「三千寵愛在一身，六宮粉黛無顏色」者矣。此種專寵的情形，在清宮十朝妃嬪中，實無第二人，即唐玄宗之於楊太真、陳後主之於張麗華，其嬖愛之程度，恐不免有遜色也。

稚子天殤皈依三寶

至於董鄂妃之於順治帝，亦晨夕在側，視膳侍寢，嘘寒問暖，體貼入微。由於順治帝有寡人之疾，因之對於「色」上的「酒」字，也漸漸地愛好起來，故每夕輒飲酒，然遵妃囑，僅舉一觴助興而已。有時遇慶典，帝或多飲時，他人勸阻之或不顧，但得董鄂妃一言，即欣然接受，隨命撤觴，其言聽計從之情形如此。至順治十四年十月，董鄂妃生皇四子，喜獲麟兒，於是兩人恩愛，愈益增加，且因愛其母而及其子，頗有將以立爲儲君之意，無奈此稚子以鍾愛過份，無福消受，竟不幸於次年正月即夭折了。誕育僅百餘日，尚未命名，帝與妃爲此稚兒而憂傷不已，並追封爲和碩榮親王，更特命爲其建園寢，凡此皆爲歷代帝王對於天殤稚兒所未有者。因此吳梅村〔清涼山讚佛〕詩，中有所謂「南望倉舒墳，掩面增悽惻」之句，正足以道出帝與董鄂妃當時哀傷稚子之心情。

順治原本信奉耶穌，有湯若望爲之說教，頗得信禮。迨至十三年董鄂妃入宮後，由於兩人之恩愛纏綿，帝頗有力不從心之感，乃轉而求助於佛教徒，冀得靈藥以媚妃，因之又轉而

崇信佛教，皈依三寶。此時董妃因愛子之殤，精神上、心情上均遭受重大打擊，帝恐其憂傷過度，乃亦勸她學佛，並時爲解說禪宗內典及心經奧義，由是帝與妃由一雙情鴛鴦，至此遂成爲一對歡喜佛了。

愛妃薨殉葬多人

無如好景不常，彩雲易散，世俗所謂「恩愛夫妻不到頭」者，當亦不無至理。帝與妃之隆重恩情既已如上述，乃不幸於順治十七年八月董鄂妃竟以病薨逝，時她才二十二歲也。順治帝經此打擊，有如地裂天崩，一時哀痛所致，竟至尋死覓活，置天下於不顧，使得後宮之人，晝夜不息的輪流守候，防止順治自殺。而帝於哀慟追念之餘，幾乎成「痴」，又恐愛妃在他世界中無人侍奉也，竟一次旨諭：着三十名太監與宮中女官，一齊賜死殉葬。類此情形，何止一次，後來幸得范溪森大師於奉旨在中開堂懺禮時，力勸朝廷免殉多人之死，這類昏亂之命，至此始告中止。

帝於董鄂妃薨逝時的哀痛如此，而於她身後的哀榮，更是極盡鋪張揚厲之能事，除追封爲孝獻端敬皇后外，其它亦皆踰越禮制。其尤怪者，一則爲內大臣福晉等人，其哭臨不哀者議處；一則爲侍臣撰御祭文，凡數易稿，皆以未能極哀悼之致，而被斥責，結果更易多人，由侍讀學士張宸撰成，方得稱旨。其末聯有：「渺茲午夜之箴，永巷之聞何日？去我十臣之

佐，邑姜之後何人？」因此吳梅村〔讀佛〕詩又有：「小臣助長號，賜衣或一襲，祇愁許史輩，急淚難時得。」又：「從官進哀誄，黃紙鈔名入，流涕廬郎才，咨嗟謝生筆。」凡此皆針對當時的實情而成爲詩史了。

順治自稱痴道人

順治帝之信佛，與董鄂妃之參禪，既略如上述。當順治十四年十月，憨璞聰大師由浙東奉旨入京，奏對於萬善殿。

帝問：「從古治天下，皆以祖祖相傳，日對萬機，不得閒暇，如今好學修佛，從誰而傳？」

憨璞大師對曰：「皇上卽是金輪王轉世，夙植大善根、大智慧，天然種性，故信佛法，不化而自善，不學而自明，所以天下之至尊也。」

自董鄂妃所生榮親王夭折後，帝常戚戚，順治十六年二月，玉林國師奉召晉京而帝，帝囑玉林國師起法號，師一再辭讓。帝曰：「朕既皈依我佛，應有法名，師其爲我題之，總要以醜僻字眼爲佳也。」

師不得已，乃撰進十餘字呈覽，如憨、拙、覺、慧、因、淨、痴、悟、了、住等字。帝乃自擇一「痴」字，因自稱「痴道人」，後凡請師說戒諸御禮，悉稱弟子某某，卽鈐「痴道

人」三字靈章也。玉林國師辭歸，便又召木陳忞晉京，木陳忞者，多才而機智，無書不窺。故帝與木陳除談佛法外，旁及藝文書法，甚至〔西廂〕、〔水滸〕等外學書，而且極爲投機。

一口氣來又將如何

順治帝與木陳忞大師，既結佛緣而無所不談，其中有一段對話，係涉及〔西廂〕與〔水滸〕者，茲錄如下：

帝問木陳忞大師曰：「施耐庵〔水滸傳〕，實爲倡亂之言，王實甫寫〔西廂〕，尤多綺麗之筆，其構思綿邈，各有千秋，然朕終覺〔西廂〕可愛，而〔水滸〕可惡也。」

師曰：「〔西廂〕以才人之筆，狀兒女之情，自然哀感頑艷，淋漓盡致；若〔水滸〕則異曲而不同工。蓋〔西廂〕化工也，〔水滸〕畫工也，皇上明鑑所論極是。」

帝曰：「當普救寺危急之際，法本和尚既已勸駕求救於前，迨崔老夫人二三其德而悔婚也，自應仗無邊佛法，成就此一段因緣，乃袖手旁觀於後，坐令此一雙痴男怨女，慘悽悽勞燕分飛，恨綿綿死斷生絕，寧不令人氣短？」

師曰：「法本要亦拘於出家人之戒，不欲多惹世緣，遂而大錯鑄成，遺憾千古！」

帝又曰：「朕思張生亦太書痴了，良緣既已不就，還獵取甚麼功名；何不遁荒以求大解